

中国图书馆学报(季刊)1993年第2期
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 谢灼华 石宝军

中国文献学研究发展述略

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鹤声、郑鹤春
的《中国文献学概要》,首先以“文献学”冠书名,
“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刷诸
端,谓之献”。此书可视为我国文献学系统论述
和研究的开始。1936年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
散考》从政治、兵燹、藏弃、人事四方面考察我国
文献兴衰聚散,则是中国文献史研究的滥觞。50
年代后期王欣夫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
献学课程,融目录、版本和校讎学于一体,初步
提出了文献学学科体系之构想。之后,冠“文献
学”之书虽不多见,但文献学研究并未沉寂。史
科学、辑佚学等研究在继续进行。高等学校历
史文献课程实际上是以历史史料的阅读、整理、
利用为目标的教学体系。图书学、版本学的系
统研究有了一批重要成果。地区性文献研究得
到普遍重视,一些学者对地方文献作了比较系
统的探讨,杜定友关于地方文献三类型的说法
引起了广泛注意。档案文献研究也开始起步。
随着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文献研究得到重视。
从编译介绍到系统成文,逐步完善和丰富了文
献学研究内容。1964年袁翰青发表于《图书馆》
杂志的《科技文献的级别》等文,就有着重要的
历史意义。1966年还出现了“文献学是一门综
合性科学”的专文。这是科技文献学研究的起
步;显然,这方面内容远非是情报学研究范畴
所能概括的。

80年代文献学研究有关论述开始大量出
现,对文献学学科体系结构及文献自身发展规
律的探讨,远远突破了原有文献学研究的藩篱。
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继续围绕版本、目录、校

勘等文献整理、鉴别或翻译的基本知识、方法、
历史及典籍介绍诸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或专题
性研究。

在前人对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知识和方法
的基础上,人们扩大研究范围,把注意力转移到
对文献之产生、发展、贮存、传递及利用规律诸
内容的探讨上,注意引进国外文献学研究成果。
图书情报界花大力气建立专科文献学体系。在
一定意义上,专科文献学的建设走在文献学基
本原理研究的前面。据初步统计,80年代中期
以来我国正式出版的各类文献学论著就达300
余种。

诸多学术论著的出版反映出我国当代文献
学研究的兴旺,显示了文献学研究队伍的一定
实力。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文献学正
在逐步稳健地置身于当代科学之林。任何一门
学科的发展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意义上
的文献科学是在我国传统文献科学的基础上建
立和发展起来的。当代文献学无论在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结构建设还是学科
发展史的探讨上,都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文献学
的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国的文献学研究可
以追溯到2000年前《七略》的问世。文献学是
一门既年青又古老的学科。

一 关于文献学研究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80年代以来我国文献学研究呈现出两个
明显的发展特点。一是人们开始注意大量引进
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多角度探讨

文献学基础理论体系;二是把文献学某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注意探索文献分布、发展和利用之规律,力求在专题理论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许多围绕文献和文献学定义与性质的探讨、文献和文献学与其它相应概念的关系对比研究、文献发展规律及有关文献控制与文献计量的讨论接踵而来,形成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高潮。

1. 关于文献之定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献概念的认识不断更新,探索从未间断。孔子、朱熹等解释文献为“典籍与贤人”,曾为后世许多学者所推崇。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曾言,凡经史、会要、百家传记等书,信而有征者,谓之文,凡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等,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20世纪50年代王欣夫把文献定义为“一切历史性的材料”^[1],袁翰青于1964年提出文献“一般泛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章和图书”^[2]。诸家对文献概念的认识具有相似的出发点,那便是多从自身的使用角度,从文献的历史价值与外在形态上展开直观描述。为了便于与以后的概念区分,我们不妨称之为“传统的”文献概念。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文献急剧增长,文献生产和交流多样化,对文献的研究范围已远远超出传统的书籍、档案等材料,扩大到声频、视频等信息传播媒体。文献工作研究者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对文献构成要素和内在机理的探讨上。

1983年严怡民把文献定义为“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邵巍认为“文献是人类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文字、图画、符号、声频、视频、光频等)记录人类精神生产的过程及其结果的载体”。^[3]周文骏称“文献是指以文字、图象、符号、声频、视频等为主要记录手段的一切知识载体”。王万宗定义为“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把一定的信息内容记录到一定载体上形成的存储型信息传递媒介”。^[4]这些定义基本是按照“以文字、

图象、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信息——载体”的模式来构建的。与之对应,严怡民还认为文献“或称其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5]邹志仁在1987年出版的《情报学基础》中,提出“凡是人类的知识用文字、图形、代码、符号、声频、视频等方式和技术手段记载在一定载体上的每一件记录,统称文献”。王秀成认为“文献就是记载在一定载体上的知识或信息”。^[6]这些似乎与前面的定义在描述角度上有所不同。乍一看来,前者的落脚点在“载体”,后者却是在“知识”或“信息”上。实质上它们都紧紧围绕这样3个条件:知识信息、载体和记录。知识信息和载体是文献的两个基本要素,记录是文献的基本特征,三者缺一不可。按照王秀成的解释,“知识信息是文献的实质内容,有形载体是文献的外在形式,记录方式是二者之联系物,三位一体不可分割”。^[7]这些基本观点,已被文献学界广泛注意,在人们对文献认识的深化过程中产生较大影响,起到了奠基作用。

1983年7月2日国家标准局颁布的《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它应有一定的权威性,因而倍受广大学者重视,但学术界仍相继开展了旨在补充和修正其不足的一系列探讨。1986年出版的南开大学等校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提出文献应是指“记录有信息与知识的一切载体”,沈继武、黄宗忠也都赞同这一观点^[8,9]。孙二虎则从文献生产发展的历史角度,认为文献一定是载体与知识的结合物,但记录着知识的载体并不一定是文献,应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且仅用于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10]

对于文献的基本构成,许多人赞成三要素说。傅群认为构成文献的三大基本要素是内容、符号和载体。他说:“文献的本质就是三者的统一,即内容的信息性、符号的单一性和载体的非生命固态性。只要同时符合这三性,都属文献范畴,只要遵循这三性,无论如何定义文献都是无关紧要的”。^[11]黄宗忠等人认为文献构成要素有四,除“内容”、“载体”和“方式”外,还应有“形

态”^[12,13]。倪波等人在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信息可作为存贮、利用或传递过程中一个单元处理的人工固态附载物”^[14]的基础上,强调信息是文献的灵魂,文献客体是相对文献信息而言,是文献存在的实体形式。文献本身表现为文献信息、文献载体、文献记录方式和文献符号系统的四维框架结构。

显然,人们对文献概念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在描述方式、构成要素等问题上观点基本趋于一致,“文献”的总体轮廓日趋明朗。

2. 关于文献之性质。

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物质产品,文献有自己独特的性质。我国学者往往是从文献的构成要素及其社会作用上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80年代初期周文骏便撰文指出文献是存贮知识的主体,是一种人工主体,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献提高了人类的“视力”与“听力”,是认识器官的延长和补充。我们通过阅读文献可以认识过去的历史,预测未来的世界。文献是认识世界的工具。^[15]宓浩等人在《图书馆学原理》中强调文献是知识载体的一种基本形式、普遍形式,是记录、贮存、传递、交流、利用人类知识的工具和手段。从近年发表的有关著述看,人们多都认同这一观点,并从不同方位做了描述。论及文献的本质属性,许多人都提到了它的“二重性”,也有人称之为“中介性”。这表现在:文献存在的中介形态,指其非物质又非精神的特殊存在;文献运动的中介条件指其传递运动必须通过中介渠道来完成;文献功能的中介表现,其社会功能是通过知识的传递和交流来影响、促进人们的科学认识活动。文献是连接历代人知识成果的中介媒体,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体。

1988年王余光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论文献学》,强调文献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一个既非物质,也非精神的特殊领域,是一定物质属性(具体形态)与一定知识内容(抽象形态)的统一体。于鸣镝则认为“文献是科学活动的产物,任何科学领域里的文献都是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形成一个整体,并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平

衡”^[16]。从信息哲学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都可以成为信息资源——文化信息,作为人类经过长期探索和选择而创造的最为理想的文化信息载体,文献的实质应该是文化信息的物化。蒋永福就曾提到“文化信息从观念型信息转变成物质型信息,实际上就是文化信息从以个体大脑为载体转变成以文献为载体的过程”^[17]。

我国文献学界也曾就文献的累积性、传递性、记录性、字符性、社会性、独立性、老化性、离散性、语义性、可计量性和价值性等诸多属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多角度的分散研究,有待进一步的系统和综合。

3. 关于文献学之定义

在《文献学讲义》中,王欣夫这样提到: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凡涉及门类众多,无所不包者,可称广义的文献学,只取某一种性质的可称狭义的文献学,至少,文献学应包括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这方法要能够执简御繁,举一反三。他基本强调的是一门对历史性材料进行整理与揭示的方法科学。在最近出版的《文献学辞典·序》中,赵国璋、潘树广提出“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学科。”在他们看来,文献学一般应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以研究古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为主要内容;现代文献学则侧重文献工作,运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知识的组织和检索利用为基本任务,尚在发展逐步完善之中。应该说,这一论述并未突破习惯于对学科对象及研究内容的直观描述,基本反映并代表了我国文献学界对文献学传统的认识和观点。

科学定义是对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切简要的说明。要对文献学给一个科学定义,必须首先对它的研究对象有清楚认识。研究对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客体。文献学界对文献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尽一致:或认为是文献;或认为是文献现象;或认为是文献和文献工作;或

认为是社会的文献系统与文献工作过程;也有人认为应该是文献体系和文献工作系统。这些主要是围绕文献与文献工作——也就是人们在文献学研究中作为目标的事物或认识客体而展开;确定了这一客体,对文献学的定义、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便有了赖以存在的前提。

邱均平认为文献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工作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情报资源的分布、结构、功能、交流和文献管理及利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18]。蒋永福认为文献学就是研究社会的文献现象及其理论与方法的科学,属于应用社会科学的范畴^[19]。林申清提出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以文献的产生、发展、搜集、整理、传递、利用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应用科学^[20]。谢元泰主张文献科学是研究文献发生、发展、变化规律,并运用规律指导文献活动实践的一门技术性强的综合性学科^[21]。

人们对文献学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种趋向可以肯定,那就是人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从文献本质特征的揭示入手展开研究,诸如对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发展和利用规律的探讨,对社会大环境下的动态文献、文献体系及其整个文献现象的探讨等。

4. 关于文献规律的研究

面对纷繁复杂的文献,近年来人们对其规律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如文献的集中与分散规律、科学文献与时间成指数函数增长的规律、文献半衰期规律、论文作者在文献流中分布不均的规律、文献的引文规律、文献的冗余规律、文献传递律、用户选择律以及文献信息内容独立于作者规律等;既有对文献某种规律的验证、应用或补充,也有对整个文献某种规律的验证、应用或补充,也有对整个文献规律体系的系统探讨。人们从不同角度研究文献规律,形成对文献活动与现象的“立体”认识,对其内在机制与实质有了更透彻的了解。

1983年李道隆从文献的社会运动角度描绘了文献形态变化的规律,并称之为“文献循环”^[22]。这种循环实际是一种复归运动,是指科

技文献由出发点经收集与加工、研究与报道和服务与社会需要3个阶段回到出发点的复归运动。它受时间、空间和力量的制约,不断在运动中增殖,有自己独特的运动模式。同年,陈光祚从整体性、有序性和动态性出发,考察了纷繁多样的科技文献呈现的体现其产生和演变规律的链式结构,认为对科技文献链中的各环节及其联系、各环节的平衡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加深对科技情报流特性的认识^[23]。罗式胜则就文献内部所存在的各种联系归纳为著者序文献链、分类文献链、书名序文献链、同引文献链、耦合文献链以及国别、语种和部门文献链等,形成文献链结构的系统体系^[24]。这种对文献链的讨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科技文献的演变过程及其演变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它不是单一考察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文献,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深入探讨各类型、各层次文献的产生和演变规律。

有人说,社会文献信息系统的三大要素是人、文献与设备,整个系统又由生产、流通和利用三大系统构成,交流主体之间的知识信息差和平衡这种“差”的需要与行为是社会文献信息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而克服系统运行过程中的障碍,则应在文献控制论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也有人认为,文献控制的实质在于利用科学的组织方法,通过对文献内涵知识信息的揭示将文献有序化,实现对文献及文献传递与利用的有效规范和管理。这种科学控制文献的思想已越来越被文献学界接受。随着文献流的不断增长,人们对文献整个状况的认识也从初始阶段的定性描述逐步发展为定量刻画;国外的普赖斯指数增长曲线、文献逻辑增长曲线等问题的讨论,也给我们以研究方法上的启迪。

实际上,自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许多学者就已注意了文献计量的研究,并逐渐由理论研究进入了应用研究阶段。情报学界更视文献计量为研究情报学基础理论的有力工具。据统计,80年代各类专业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献计量研究的论文有547篇,其中,有关引文分析与核心期刊类的占37.5%,集中与离散规律占

12%,文献统计与应用占12%,文献计量通论研究占10%,引文分析方法占8.6%,在科技预测方面的应用占6.7%,在人才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占6.6%,文献增长与老化率占6.6%^[25]。罗式胜、邱均平、王崇德等人的文献计量学论著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体系系统研究上的逐步完善,预示着文献学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它对整个文献科学体系的建设也将有深刻的影响。

二 从专科文献学到文献科学体系的构造

一门学科的建设都有一定的发展规律,都要经过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分散到综合、又由综合到分散,不断从这种分—合—分的变迁中去粗取精、逐渐完善的阶段。文献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随着人们对文献内在机制探讨的深入和各类型文献需要与利用实践的丰富,相应对各类专科文献以至从多角度对文献科学的探讨也便日趋活跃,有力地促进了文献科学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1. 关于专科文献学。

我国专科文献学的研究起步较早。传统文献学主要是对我国古典文献之目录、版本和校雠为核心内容的专门研究;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不妨把它们划归专科文献学的范畴。张舜微的《中国文献学》、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罗孟桢的《古典文献学》等论著都属此类。

研究专科文献学总该有一定的系统定义或研究标准,这在目前还尚欠缺。1986年钱建国曾在《贵图学刊》发表《概论专科文献学》,认为专科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学科的基础知识、学科文献知识和文献检索知识三方面,而所谓专科文献学,就是“以专科文献为研究对象,着重于探讨其内在矛盾(即规律、组成结构、分布情况、检索方法)以及专科文献的工作理论和一般规律的科学”。这是系统研究专科文献学理论问题的很有意义的初步尝试。

当然,专科文献学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对各类专科文献知识增长之需要。古典文献学

研究的兴盛,离不开广大史学界、文学界读者对有关知识和方法的需求。1985年上海大学文学院印行的张君炎之《中国文学文献学》一书,显然也是应该学院课程建设之需要。80年代中期始我国已先后有10余部专科文献学论著问世,象王秀成的《科技文献学》、黄存勋等人的《档案文献学》、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杨燕起等人的《中国历史文献学》、郭星寿的《社会科学文献学》、谢灼华主编的《人文科学文献学》、胡昌平等人的《科技文献学》等。这些著作大体是按照知识概论、专科文献源和文献检索技术的体例来安排相应内容的,多以专业文献知识和文献分布、文献源的介绍为主。王季敏等人翻译的《科技情报源》和彭淮源等翻译的《科技文献概论》两书,也基本属此体例。

还需提及的是8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逐渐兴起的各类文献检索课程及其相应教材。这些教材多是以介绍文献检索方法为主,有对专业文献的系统介绍和查检示例。但就某些具体学科文献检索书籍而言,其相应内容又常常是以专业文献源的介绍及有关文献知识的系统阐述为主,不失为对应学科之文献学著述的良好参考,象苏桂亮等人的《军事文献检索》、施正洪等人的《化学化工文献检索教程》,等等。

专科文献学的研究目前呈上升趋势。参见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及相应成果,许多人干脆代之以情报源或文献研究,但毕竟它们在内容结构与侧重点上各不相同。正因为各学科文献的日益完善及学科研究的需要是专科文献学存在的基础,专科文献学研究的前景非常广阔。

2. 关于文献的多视角研究。

现代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借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充实和完善自身,进而得到整个科学界的共识。

灰色系统理论将系统中各因素影响大小进行量化,找出规律,提供控制系统的可靠依据,有使抽象系统实体化、量化、模型化和优化的功能。黄建东等人曾主张对文献实施相应的系统研究。在他们看来,根据系统论,可把科技文献

系统作为一个灰色系统,对其增长量的实测时间序列进行随机性弱化处理,利用微分方程来拟合经随机性弱化后的新序列,从而构筑科技文献增长的动态模型,这较之指数增长模型和逻辑增长模型具有优越性,可作为科技文献增长模型的模拟^[26]。克俊豪认为在整个社会文献单位构成的系统中,可用经济手段逐步实现结构的形成和变革,在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整体与社会及部分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有一定约束力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联系,使整个文献系统在内部形成结构合理的有机统一体,在外部能与社会紧密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方法和手段实施控制与管理^[27]。无论是从灰色系统论角度还是借经济手段控制文献体系,两者都讲求科学模拟方法的运用。从这种角度对文献系统进一步开展细致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学者也研讨过文献交流问题。1983年周文骏在《大学图书馆通讯》发表了《“马太效应”与文献交流》一文,认为研究马太效应的心理影响应成为讨论文献交流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许多无名作家的著作中,往往包含有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论断和材料,而某些著名作家也不总是发表与其名望、荣誉相称的作品,荣誉加量掩盖了其真实价值,形成文献交流中一种障碍因素。李樱则系统考察了造成文献交流障碍的种种社会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包括经济因素、心理因素等^[28]。宓浩提出文献是知识载体的基本形式,应把文献交流描述或理解为知识交流^[29]。陈源蒸认为“文献信息交流”的概念更准确一些,这种交流既非物理形态的文献传递,也非直接传递知识,而是传递作为知识表现形态的文献信息^[30]。周文骏坚持文献交流作为一个系统,包括了文献生产、服务和利用领域,文献利用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利用问题;文献交流学是一门研究文献交流全过程的科学。文献、文献交流的产生、发展、功能、内容、渠道、方法、效果,以及组织交流的相关机构等,都是这门科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他开辟了一个文献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新天地。

文献物理学、文献类型学、文献社会学、文

献哲学、文献保护学等专门领域的研究也自80年代后期以来纷纷出现。有的是专论文章或自编教材,有些已出版专著,多已登上了大学讲坛。蒋永福在发表于《情报业务研究》上的《文献之社会物理学思考》一文中提出物理学和文献学的联合,或者说用物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来揭示社会文献现象中的特殊物理属性的学问便称“文献物理学”。文献信息生产和流通的无序性与文献信息利用的有序性要求之间的矛盾是指“文献熵”与“文献序”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用“负文献熵”来抵消或减少“文献熵”,提高“文献序”。叶鹰在该刊发表的《哲学文献与文献哲学论纲》一文,首次大胆提出创立文献哲学。刘家真主编的《文献保护学》一书,从文献保护学基础知识和保护文献的基本技术两个方面对相应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卿家康的《文献社会学》(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91年印行)讲义,从文献的社会本质与社会价值的研究入手,就其社会源流、生产、传播、消费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各方面展开了探讨。程磊的《文献类型学》(空军政治学院图书档案系1988年讲义)称文献类型学是研究文献类型发展规律的学科,属现代文献学的基础学科。在作者看来,信息时代的根本就是文献,从图书、连续出版物、特种文献到视听、缩微、机读等,已经成为人类进行知识传播、情报交流、科学研究、组织管理和文化生活诸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开展对文献类型学的系统研究已是势在必行。

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传播学理论正对文献工作产生深刻影响。建立文献传播学体系,也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献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是探讨文献在社会信息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文献的传播机理,这包括对文献传播体系结构本身在社会中、经济上直接效果的探讨等。

3. 关于文献学相关学科的讨论。

研究文献学不能不涉及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图书学等学科领域,而关于这些学科相互关系的讨论,也是由来已久。图书馆学、目录

学、情报学、图书学等之所以关系密切,在于它们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文献,它们可以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材料、方法来推进自己的发展。文献是人们从事精神交流的物质手段。使科技文献的形态目录化、文摘化、题录化和索引化,提高其有序化程度和可检索性能,也是一种优化文献存贮结构的优化活动。

人们对文献的描述都是建立在自身学科研究内容的基础上,足见这些学科内在的必然联系。陈光祚曾把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描述为探索文献流运动的规律、内部构成的变化,特别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与导向,目录学就是研究文献流宏观控制的科学;情报学则是在更深一个层次上对包含在文献中的信息及其适用性、适时性的搜集、鉴别及提供;校勘学、版本学是对单篇图书文献的微观处理^[31]。他的关于这些学科间内在联系的阐述简洁明了,很能说明问题。

1989年初谢俊贵的《图书学基础》出版。这是我国学者关于图书学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作者看来,图书学主要研究作为文献特例之一的图书之内容、形式,以及生产制作过程与改进过程的方式、方法。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图书学与文献学的不同。但图书作为文献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而两学科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91年出版的《图书学》一书中,作者吴平认为:现代人们常把图书称为“图书文献”,实际上是指图书、文献之间的交叉点。二者的作用,图书重在传播,文献重在记录保存。也有人认为,广义的图书与文献在形式上没有差异,其不同是在内容上。文献必须是有历史意义的,是有价值的,而图书是着重在传播的一个“大的概念”。文献是图书中的一个部分,文献属于图书的范畴,图书则不全是文献^[32]。还有一种意见是把图书定义为以文字、图像、公式、声频、视频、代码等手段,将信息知识记录或描述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并能起到存贮和传播信息、知识的作用。其描述公式为图书(一定的呈现形态)=信息、知识+记录、描述方式(文字、图像、公式、声频、视频、

代码)+物质载体+制作方式^[33]。将之与文献的定义公式相对照,不难得出两者基本相同的判断,这里的“图书”正所谓“文献”而言。讨论与研究的目的和方式不同,是造成人们对图书与文献概念不同认识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献信息理论也是图书情报学界近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80年代中期吴慰慈等人便提出图书馆学、目录学和情报学的共同理论基础是关于文献信息的理论,三者的研究内容都包括文献工作,只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文献信息理论是关于文献信息的产生、传递(加工、整理)、存贮、利用的理论,文献学与前面三学科的关系是同族关系^[34]。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文献信息学的出现,实际是传统图书馆学与传统情报学交叉结合的产物。人们一般也认可“文献信息”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倪波就曾强调,信息是文献的灵魂,是实现文献价值的关键,文献信息是指以文献形式被记录下来的信息,任何信息都可能被记录成文献信息^[35]。黄宗忠认为,建立文献信息学,不是要取消或合并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而是要使这些学科在一个共同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即建立一个完善的“大”学科体系^[36]。这样,文献学在其构想的文献信息学科体系中,只是被摆在了一个下位类目的位置上。黎盛荣也提到:文献学既是文献信息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又是文献信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相辅相成,关系极为密切的两门学科,是一种“从属”关系。然而,他的这一论断,是在把文献学视为“在传统的文献工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古老的科学^[37]”的基础上做出的,这样,相应对比研究也就难免会要“失之毫厘”了。

4. 关于文献科学体系的构成。

一门学科自身内容体系结构的健全,表明这一学科发展与建设的趋于成熟。从文献学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到文献学专门问题及其与相应学科关系的对比研究,最终会引发人们考虑文献科学体系的构造问题。

1988年叶鹰曾构想文献学体系应分为专

型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两大主要支系,前者包括图书学、期刊学、专利学、档案学等,后者指科技文献学、化学文献学、社科文献学等^[38]。谢元泰认为文献科学由研究文献变化规律的理论文献学和研究如何运用规律指导文献活动的应用文献学组成,前者包括文献理论基础、文献信息论、文献语言学、文献经济学、文献符号学、文献技术学等;后者包括文献工程学、文献情报学、文献统计学、专科文献学^[39]。蒋永福则提出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专门研究^[40]。这些意见是我国文献学界在文献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上的初步探讨。

周文骏的《文献交流引论》作为系统探讨文献交流理论的专著,主要就“文献”、“文献交流”、“文献交流机构和专业人员”、“文献交流中的读者及其需求”、“文献交流工作”、“文献交流标准化”和“文献交流障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虽并非文献学专著,但对文献知识的阐述则占去了全书篇幅的近1/3,并详就知识交流思想、文献载体的产生与演进、现代文献载体形态、文献流的动态特性和静态特性、文献链结构、文献引用关系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和探讨。林申清认为文献学应包括文献和文献学发展史、文献类型、文献收集与整理方法、文献检索系统、文献发展规律和文献工作标准化6个方面^[41]。这些论述,都为我国今后文献学的总体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参考。1990年11月倪波主编的《文献学概论》出版。该书不仅就文献结构、文献信息、文献链、文献载体及形态、文献族系和文献类型进行了系统阐述,也就文献生产、文献交流、文献规律和文献工作标准化、现代化等基本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其编撰体例,基本沿用的是概念论述—规律探讨—工作研究的模式。对文献学诸问题的阐述,既是作者多年来辛勤耕耘的结晶,也是对我国近年来文献学研究的系统总结。尽管在某些基本问题的论述和体系结构比例的安排上还有待深入,但毕竟不失为我国当代第1部系统论述文献科学的专著。正如周文骏教授在该书序中所言:她的出版,带来了我国文献

学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阶段的令人鼓舞的信息。

我国关于文献学理论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它是在文献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社科应用科学。我们虽在文献、文献规律、专科文献学及多角度文献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并逐步从分散的、个别的研究上转向系统的论述与探讨阶段,但在文献学史、文献学系统研究方法、文献学应用及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的必要探讨仍显薄弱。文献科学发展与当代社会变革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信息时代文献量的增长及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文献类型的变革,是造成人们关切文献问题的重要前提;文献工作的普及与深入、文献行业的昌盛与发展,又促成人们对文献的系统化研究,人们日常的文献检索需要使行业交叉的实践领域更加开阔和多样化;文献研究队伍在扩大,文献知识的普及教育在发展,文献研究的深入,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对文献研究的影响,都将导致文献科学理论体系的系统完善。如果说,80年代以来我国文献学研究已打下了一定的量化基础,那么,90年代的文献学研究就将孕育着质的突破。在文献学界广大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文献学研究一定能将取得迅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欣夫. 文献学讲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89
- 2 袁翰青. 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 图书馆, 1964, (1): 25~31
- 3 邵巍. 试论目录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共同本质兼谈文献信息理论的建立. 大学图书馆通讯, 1985, (1): 10~13
- 4 王万宗. 文献的功能与类别. 青海图书馆, 1986, (1): 21~26
- 5 严怡民. 情报学概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327
- 6, 7 王秀成. 科技文献及其处理技术.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354
- 8, 13 沈继武等. 文献资源建设.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283
- 9, 12 黄宗忠. 试论文献信息学. 图书情报知识, 1990, (4): 2~8, 13

- 10 孙二虎. 从文献发展历史看文献的本质. 图书情报工作. 1990, (2): 40~43
- 11 傅群. “文献”本质探讨.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9, (1): 140~145, 77
- 14 倪波. 文献学概论.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405
- 15 周文骏. 概论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研究. 1983, (7): 10~18
- 16 于鸣镛. 论文献的“生态平衡”. 图书情报工作. 1987, (1): 1~5
- 17 蒋永福. 文化·文献与人. 情报科学. 1990, (1): 48~50
- 18 邱均平. 文献计量学. 北京: 科技文献出版社, 1988: 452
- 19.40 蒋永福. 文献学若干理论问题初探. 情报业务研究. 1990, (5): 257~259
- 20.41 林申清. 现代文献学定义综述. 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0, (1): 26~33, 38
- 21.39 谢元泰. 科学文献与文献科学论略. 图书与情报. 1987, (2-3): 50~56
- 22 李道隆. 科技文献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特性. 北京图书馆情报学会通讯. 1983, (2): 27~28
- 23 陈光祚. 科技文献链及其意义. 情报学报. 1983, (1): 38~43
- 24 罗式胜. 文献链的类型与分析. 图书馆学研究. 1985, (4): 59~61
- 25 汪冰. 我国文献计量学十年研究与发展(1979--1989). 情报科学. 1992, (1): 56~64
- 26 黄建东. 科技文献增长的灰色模型.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89, (1): 12~15
- 27 克俊豪. 文献系统的一种经济控制模式. 科技情报工作. 1989, (11): 13~15
- 28 李樱. 谈谈文献交流的社会障碍. 贵图学刊. 1983, (2): 11~14
- 29 交浩. 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319
- 30 陈源基. 宏观图书馆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259
- 31 陈光祚. 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态度、测度和导向的科学——对目录学对象的再认识. 图书情报工作. 1990, (1): 1~7, 30
- 32 鲁海等. 文献学与图书学. 图书馆界. 1987, (1): 53~54
- 33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398
- 34 吴慰慈等. 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254
- 35 倪波等. 泛文献信息论: 泛信息论探索之一.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0, (2): 1~6
- 37 黎盛荣. 试论文献信息学. 情报学刊. 1990, (1): 17~20, 23
- 38 叶鹰. 文献结构与文献学体系探讨——兼论图书馆情报专业的课程设置. 情报业务研究. 1988, (5): 332~334
- 谢灼华** 1958年武大图书馆学系毕业, 现为武大图书情报学院教授. 曾发表论文60余篇, 专著8种. 通讯地址: 武大图书情报学院, 邮编430072.
- 石宝军** 1992年武大图书情报学院毕业, 河北省衡水师专图书馆馆员. 在20多种期刊上发文10余篇. 通讯地址: 衡水市, 邮编05300.
- (来稿时间: 1992-06-24, 编发者: 刘喜中)

(上接第60页)

和研究, 匡正思想认识, 形成学术合力。

人们对图书馆科技的现状不是杞人忧天, 人类即将向信息时代前进也不是危言耸听,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图书馆事业、图书馆科学技术充满着光明前途和无限希望。

参考文献

- 1 刘兹恒. 评八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次高潮.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91, (4): 8~11
- 2.3 周季生. 论科学发展的新模式.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2, (1): 55~60

- 4 张晓林. 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 图书馆学通讯. 1985, (3): 57~64

- 5 张光斗. 科学与技术的性质和任务——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一点理解. 人民日报. 1992. 4. 29(5)

张炎烈 陕西师大物理系毕业, 现为该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在10种刊物上发文30余篇. 通讯地址: 西安. 陕西师大, 邮编710062.

(来稿时间: 1992-05-25. 编发者: 刘喜中.)

G251.6

Chinese Books and the Major Results Concerning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 — Reading Notes of Prof. Qian Cunxun's " Collected Papers of Chinese Books, Paper and Ink and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Chen Xi-anhua. 34—37

Papermaking and the art of printing are the two of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China. The collection of papers concerning these two great inventions discussed by Prof. Qian Cunxun includes 16 peices of papers published in a period of 30 years and falls into 4 chapters: ancient bookd and records, paper and ink, printing and the impacts of them. One of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the collection is its full and accurate contents with penetrating analysis and the author, by way of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ooks closely at the two great inventions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3 illus.

Editions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 China

Hisotry of printing — Studies

G256.1

A Summarized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ocumentation Research / Xie Zhuohua and Shi Bao-jun. 38—46

Having achieved a certain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documents, the regularity of documents and the professional documentation, the theoretical circles of Chinese documentation are gradually changing direction from a scattered and individual research to a stage of systematic discussions and approaches, but priebes into the fields of the history of documentation, systematic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of documentation and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documentation subject are still very weak and vulnerable. Documentation research in the 90s carries within itself the breakthrough in quality. 38 refs.

Documents — Studies

Documentation — China

G254.2

New Progress Mad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 Luo Xinghui. 47—49, 66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studies, pur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have been on the decrease, none the less, research problems of very strong practicalness, such as concrete problems of technology and problems concerning management methods, etc. have been on the rapid increase. This, which was shown quite clearly in the 1988—1991 LISA subject literature, should bring to the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ld to take seriously an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2 tabs.

Bibliographic control — Reviews

LISA — 1988~1991

G254.3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Subject Retrieval Language (1949~1991): A Summary / Zhai Fengqi, Zhangzhilan. 50—56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were altogether 96 titles of subject thesaurus drawn up, translated and printed, 20 titles of monograph on retrieval language published and 1077 papers on subject retrieval language issued in China from 1949—1991.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shows that the integrated classified subject retrieval language will be the main stream of the future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Subject retrieval language research — Reviews